

孤独者与海

彭湘

海边的藤蔓在海风侵袭下慢慢地拉得晃悠起来，岸边的白色小花，和着白色的光芒闪烁在眼前。我走到山坡下，这不知名的花和椰子树，充塞着海的气息和阳光的斑块。博尔赫斯说过：“日落总是令人不安，无论他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，但尚且更加令人不安的事最后那绝望的闪耀。”日落之美使我们无法描摹，日落的逝去，它远离地平线的那瞬间，我们要抓住它也是无法可循。

这片海，在一丛山坡下面，它围着山坡转悠，海伸展温暖臂弯，环绕在我与山的四周。在海边，我想起那位孤独的哲人，他父亲因眼疾几乎失明，他也遗传了这一疾病，后半生在黑暗中度过，那片落日该是让他无尽的流连。所幸他也是一位诗人，诗人，能够暗中视物，和盲人一样。

孤独的是海。海簇拥着这一片山，时而靠近，时而远离，这一片山与海的世界自然地跃入视野。山其实不高，让人怀疑海水涨了会不会把它们淹没？还有那些楼宇，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面前矗立着，它该是有些不自量力，现代生活气息已蔓延到地球上很多角落，它不遗余力地生长着，如自然万物。海，孤独地在这里，什么时候涨潮，什么时候落下，这对长期居住在它身边的人来已司空见惯。一层层的浪花堆积过来，我感到陌生，又有些熟稔，在那缱绻而来的海风中，我似乎与这片宁静的海相识过。

站在山坡上，眺望远方的海，我总觉得海上有一种声音，它积蓄了几千年、几万年，磅礴的海底积蓄了无穷的力量。海的前生来世在哪？茫茫的海面，阔远宏大，阳光下的海面泛着银光，浪花毫无倦怠地扑向岸边，一次次潮涌潮落。大海里的生命该是无比神异，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去猜想这些生命的存在状态，在那平静的海面下有我们永远未知的东西。这是一片人类难以把握的地域，我们的知识永远如此贫乏。

小时候我看过美人鱼的童

话，这确实是一个很老的故事了。梦幻一般的美人鱼，一半是鱼，一半是人。最后在自己的眼泪中，她化成泡沫，与海水永恒地融在一起，美人鱼的美和善根深蒂固遗留人们心底，她走向海面，用生命换来别人的幸福。博尔赫斯说过，人的逝去，就如同水消失在水中。美人鱼的离去，在海中留下一个完美的影子。



纠缠(漫画) 杨树山 作

站在山坡上，一股股海的气息涌入五脏六腑，沐浴其中，来自内地的人对这一片海是无比欣喜，它似乎打开了沉睡已久的一片时空，让人冷峻面对，繁琐的光阴深处，还有这么一片光芒灿烂的空白。可是我又似乎无法捉摸到什么，映照在海面上的斑驳阳光，还有那些疏枝斜影，眼前的海，它们终究要远去。这个阳光温暖的午后，我只记得与海曾经相遇，这位孤独的智者，他迎来送往，守候在地球一隅，给人们带来不可名状的惊喜。

海的那一边是什么，我们生活的另一面该有什么？不得而知。这无穷的变幻中，留给我们是茫茫海面，如同我们抬头可见的天空，它们也许在窃笑人类，也许让我们变得更加孤独。自然万物，无字天书。人类的卑微已经找不到更好释然的归宿了，看过一个小孩写的雪景，他眼里的雪世界是一片“僵直”，我记得这个词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，雪封锁一切，一切都被冻住，这是多么奇异的哲思光华。

我撑着伞，迎面而立，脚下的青草绿树在陆地上安然无恙，海里的生命也渐渐走向沉寂。我似乎看到一幅剪影，光滑的木椅里坐着尊贵的老人，在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里，背倚书墙，在时光海洋里静默，游走。

中国槐

鲍安顺

张老头去山东济南时，在名叫都市桃源的餐厅里，看到一棵五百年“神槐”，槐花绕香，轻奢迷人。张老头眉飞色舞，他说那餐厅，暖色调风情，水景环绕，是百米高的顶楼露台。站在餐厅，览尽济南全景风貌，看千佛山，观大明湖，品茗城市喧闹，享受槐花飘香的迷人风貌。他还说，无论在顶楼露台观景，还是在古槐树下品茶，或者吃着精致味道的三文鱼刺身、锦绣刺身拼盘、凯撒鲜蔬色拉、蜜汁桂花荔枝扣、养生菌皇汤等，都能让他感觉到，什么叫精致浪漫，那是极致优雅的小资情调。

张老头的儿子，在济南成婚，他与老伴参加完婚礼回来后，见到我时，用极具张扬的口吻，说起了这些。意思是说，他儿子没有回老家完婚，不是不遵从当地人的习俗，也不是他张老头，连个儿子也管不了，而是他儿子本事大了去，在济南府举办了顶尖极的豪华婚礼。他还说，借助这棵老槐树，餐厅每天都举办婚礼。更准确说，是一场又一场的爱情盛典。

年轻时的张老头，他退伍回乡那天，就娶了新媳妇。在老槐荫树下，我们一群孩子戏弄他，唱着自编曲歌谣，那歌词里说他的新娘，大屁股、大脸蛋、小丹凤眼，唱他风流快活，是个小瘪三。他佯装恼了，发疯似的追我们。其实，他内心美滋滋的，嘴上骂道，你们这些小屁孩，在槐荫树下乱唱，会激怒树神爷爷的。追我们时，他追上了小石桥，就站着那儿朝我们笑，脸红扑扑的，身影倒映在桥下的流水里，随碧波荡漾。我感觉，他意气风发，眼神像槐花弥香，整个人兴奋得像在打着水漂。

在老家池塘边的那棵老槐树

下，他常扛着铁锹，裤腿沾满泥巴，从菜地里回来时，追着我们嬉闹，他屁颠屁颠的，像个孩子。每年，坠地的槐花与果子，被蚂蚁搬走，被蚯蚓松土成了肥料，被风吹向水面后，让敏捷的鱼儿吞食了。年轻时的张老头，喜欢老槐树，他用麻袋包裹槐树下的叶花果枝，像在包着梦影，了断一段美好往事，幸福时光。

如今，我在老槐树下，常常见到他，初夏时他闻槐花香，打着太极拳，唱着“卖身葬父”。高兴时，他打着响亮的口哨，像老小孩一样快活。他见到我时，文绉绉地说，天仙配那个故事，本是农家人喜结良缘，却越传越神，演化成了仙女下凡、指槐为媒、金榜织锦、王母拆婚、桥头送子的神话传奇。他指着老槐树说，董永和七仙女纯属杜撰，他们本是乡邻，只是死了老爹的卖身故事，感动了多情姑娘，所以才心甘情愿地嫁给他，而且跟着他，去财主家打了三年长工。

听了他的话，我看着那棵双人合抱不过来的老槐想，它挺拔古拙，风貌葱郁，让我感动。我说，农家故事重要，老槐树也重要，它叫中国槐，家喻户晓。我还说，无数的过路客、长途跋涉之人，从我们这棵古槐下走过时，都要看它，这就是一种文化，是无尽的乡愁。正如天仙恋歌，扎根在先民心中，像土地公公的笑脸，讳莫如深。也如天仙配里唱到的渔樵耕读，风情万种，充满了槐花的清香，流水的情韵。

张老头听了说，不懂，他只知道那个故事很好，好就好在，“槐荫树下把子还”，那情节感人，演唱深情，唱得月光青涩，让人心痛，也心动。他还说，那故事搬到戏台上，没有炫目红裙的矫揉造作，像是在生活坑坑洼洼中生长出来的，真情，也真实。这不就像当年他的新娘，要嫁给他这个退伍的跳伞大头兵，让他这个无家可归的伞兵，有了家和爱情么？

我那么想着，内心豁然一亮，生成一缕绚丽尾焰，犹如槐荫树下淡淡花香，被糖衣包围着。我想，那是爱的幸福滋味，是张老头一辈子的幸运快乐。其实，执子之手，白头偕老，有时是无影无踪的，就像戏里槐荫树见证爱情的时光，那个哑巴木头，竟然做了红媒，传成佳话，让七仙女下凡得愿，有了老公和儿子。



高手(漫画) 杨树山 作

